

會稽舊志

會稽舊志

會稽舊志上

典衆上

今
日
之
人
生

會稽典錄目表上

范滂

計倪

宋昌

鄭吉

陳黨

嚴光

鍾離意

鄭弘

盛吉

孟英

孟嘗

梁宏

鄭雲

謝夷吾

董昆

王充

趙曄

董黯

高豐

任光

黃昌

王修

楊喬

戴就

周規

陳脩

淳于翼

魏朗

陳業

賈俊

陳宮

虞嗣

虞歆

夏香

徐弘

陳瑞

皮延

沈勲

伍賤

魏徽

張京

晉書志虞預傳預著會稽典章二十篇

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篇會稽典章二十四卷虞瑒撰

舊唐書經籍志史部雜傳類會稽典章二十四卷虞預撰

新唐書藝文志史部雜傳記類會稽典章二十四卷

史通採撰篇部四譜牒之書務欲於其州里誇其士族如

會稽典章目上二

江東之僊始自金稽典亦顧川八龍出於富氏家傳而分別
加研度何心評其是非又禮述登備若圖祚陳田老舊開非又
汝南先賢陳壽益部耆舊雲雲顧金稽典亦此之謂郡耆者也

范家鼎

范家鼎字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宛三戶人被髮

脚覽引
有二字

狂個僮負俗文種為宛令游三戶之里下車謁家鼎不為禮種

遂飯復遣使奉謁家鼎嘿而不言

已上句正義引作遣
史謂奉令依書修補

史遂曰范

家鼎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同士有賢俊

書修脚覽引
孟作聖賢

之資

必有伴狂之說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和之毀此固非二子之所

知也駕車而往家鼎避之心知種之必來謁謂先嫂曰今日有客

願假衣冠有傾種至抵掌而談兩人觀者聳聽之矣

史記越
王句踐

世家正義北堂書鈔九十八

又三十四御覽四百七十四

范家鼎一

越絕外傳紀策考第七云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彙或伍
戶之虛其爲結儻之時一歲時人盡以爲狂然獨有聖賢
之明人莫了無語以內視范自反聽若聽誇大夫種入其縣
知有賢者未敢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其狂夫多賢士衆
賤有君子汎來之焉得范而悅乃從之當同治之所范修
衣冠有頃而出進退矜讓君子之容終日而語之陳王霸之

道

又記范伯第八云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自謂衰賤未嘗
世祿故自甘薄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復

被髮佯狂不與於世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
五帝之末世也大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己霸
王之氣見於地戶子胥以是挾弓干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
此時越同相與共成之位子胥在自與多以解不憾其辭
蘇曄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越王
常與言盡日大夫石買居國有權辭以進曰胥女不貞衛士不
信客歷諸侯渡河津子因自致強非真賢夫祖氏之聲求
者不爭要賈騶驥之材不難阻險之路□□□之邦歷諸侯
無所往道聽之徒唯大王察之於是蘇曄退而不言游於楚越

之間大夫種進曰昔者市偷自衛於晉之用之而勝楚伊尹受
鼎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有智之士不在遠近取也謂之帝王
求備者亡易曰有嘉世之材必有貞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
必破衆庶之議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衆唯大
主察之於是石罽毼跡其必使將兵於外遂為軍士所殺是時
句踐失衆棲於會稽之山更用種彘師之二東得以存王曰石罽
知注而不知末其使寡人棄賢以逐師二人竟以禽吳

吳王使王孫雄謂范蠡曰子先人有言曰言助天為害助天為
者不祥今吾福解無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

御覽四百

九十二

越語云今其禍解不遷往章昭解蟹食福也

計倪

越王近侵於吳，強吳遠愧於諸侯，乃脅諸侯而欲與之盟。吾欲伐吳，奈何而有功？羣臣未對。王曰：夫王愛臣，臣辱王，辱臣死，何大？夫易見而難使者，計倪也。卑年方其居在，以舉手而起曰：以我非大夫，易見難使，是大夫不勝也。王曰：何謂也？倪曰：夫位財幣，王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王愛所輕，責人所重也，豈不難哉？

御覽四百

六十九

越絕外傳計倪第十：昔者越王勾踐近侵於彊吳，遠愧於諸侯，兵革散，空國且滅亡，乃脅諸侯而與之盟。吾欲伐吳，奈何？

計倪一

有功羣臣默然而無對王曰夫王憂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大易
見而難使也計倪反卑年其症在少舉首而起曰殆哉非
大夫易見難使是大王不能使臣也王曰何謂也計倪曰夫官
位財帛王之所輕死者是士之所重也王愛所輕責士所重
豈不艱哉王自撝進計倪而問焉計倪對曰夫仁義者治之門
士民者君之根本也圍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選左右
左右選則孔主日益上不選則孔主日益下二者貴賈浸之漸也
願君王公選於衆精鍊左右非君子至誠之士無與居家使
邪僻之氣無形以生仁義之行有階人知其誠者知其治而時賞

刑罰一由君出則臣下不敢毀譽以言其功者不敢干涖故明主
用人不由所從不同其先說取一焉是故周文齊桓躬於任賢
太公管仲明於知人今則不然臣故曰殆哉越王勃然曰孤聞齊
威澤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蓋管仲之力也寡人雖愚唯在大
夫計倪對曰齊桓除管仲罪大責任之至易此故南陽蒼白太
公九十而不伐儲奚之鐵人也聖主不計其辱以爲賢者一乎仲二
乎仲斯丁致王但霸何足道桓桓仲之文祿太公計此二人
曾無跬步之勞大呼之功乃忘其矢之怒授以上卿傳曰直欲
三公今置臣不尊使賢而不用譬如門之像設侍而相欺蓋